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八十八回 譚紹衣升任開歸道 梅克仁傷心碧草軒

且說蔡湘報與紹聞，有客後門等著賀喜，那人卻是張正心。紹聞付與蔡湘一枝兒鑰匙，說：「你先去開門，我安排雙慶提茶去。」

蔡湘拿鑰匙開了新書房門，紹聞隨後即到。讓進書房，為禮坐下。張正心道：「賢弟會狀先聲，本擬明晨叩喜，因到小南院，順便而來。萬望勿嫌殘步。」紹聞道：「縣考幸蒙錄取，何敢受賀。自揣久不親書，府試未必再能僥倖。況學台按臨，不能進學，也非意外之事。但問老哥曾否用過午飯，家中現有客席，取辦甚易。」張正心道：「在小南院已用過。今日是老伯的齋日，合家清素，不然還要討喜酒吃哩。請問家中何處尊客？」紹聞道：「內人與丈母來了。」張正心道：「令丈母是客罷了，如何弟婦也成了客呢？」紹聞笑道：「對你說怕笑話，不說我又耐不住。當日孔宅那個亡室，是先君定的，賢而且慧。

今這個內人，是家母定的，不及遠甚。去年清明，與弟角起口來，送他歸寧。夏日，家母念孫情切，去他家一望。誰知丈母與內人母女兩個，竟奚落起來，家母含怒而回。隔了將近一年，這邊也沒人討閒到那邊走動。昨日忽送來一份重禮，一個小廝不會說話，公然說：『我家姑娘本錢治的禮，與譚奶奶賀喜。』天下有兒媳賀姑嫜之說麼？真正可笑。」張正心果笑個不住。紹聞見正心欲吐復茹，只是笑，便問道：「老哥你笑什麼哩？」正心道：「我們小兄弟們說家常，談及閨闈，以為詼諧。誰知老人家們說起來，比咱說的雅而且趣。我非有意竊聽，偶而在窗前洗硯瓦，吹到耳朵內一一」正心卻又住了口，只是笑。

紹聞催促，正心只是笑而不答。紹聞連催三次，正心笑道：「我一發說了罷。當日程、孔、蘇諸老叔與家伯幾位老前輩，常在一處，你還記得麼？」紹聞道：「記的很清。」正心道：「這幾位老人家見了面，就是一天聚會，莊言正論極多。偶而詼諧，不過一笑而已。但添上你的先生惠聖人，便是老先生們惹笑正鵠。惠人老原是『四畏堂』上占頭一把交椅的。你師母那個獅子，又是一個具象體的狻猊貌，唧噥一聲，便地動山搖。

一日幾位老先生們在舍下說話，我適然在院裡洗硯瓦。只聽惠人老說起《五經》《四書》程子本義、朱子集注、蔡九峰集傳來。這幾位老先生與他辨難，惠人老解說不來，眾人已為胡盧。

不知怎的一拐，拐在貴老師懼內上來，眾人說：『老先生是聖人，如何不以聖人的話感化老嫂？』惠人老道：『不瞞列位說，委實我沒不是。小事大事，俱是賤內的不是。兼且喜怒無常，聖人的話，那裡用得著。』程老叔道：『聖人的話，用不到老嫂身上，卻用在老哥身上了：老嫂有了小不是，老哥曰，聖人教我矣，曰『赦小過』；老嫂有了大不是，老哥曰，聖人教我矣，曰『肆大眚』；老嫂怒的時節，老哥不敢了，遵著聖人說的話，『宴呢之私，不形乎動靜』；老嫂喜的時節，老哥你敢了，遵著聖人說的話，『愔慢邪僻氣，不設於身體』。只聽眾位老先生，在屋內笑了一個大哄堂。咱是一個後生家，怎敢笑出聲，只得丟下硯瓦，捏住鼻子猛一跑。我今日觸著賢弟這宗事，只怕貴老師聖人的衣鉢，傳與你了。老弟婦回娘家等著你接，你遵著聖人說，『不節若，則嗟若』；今日回來了，你遵著聖人說，『既來之，則安之』。呸，呸，侮聖之言，口過！口過！天色已晚，我再到南院看看舍弟，好回家伯母回去。』

張正心欲去，猛然想起一宗事，說道：「咱兩個只顧閒談，卻忘了一宗要緊話說。今日早晨，看見三皇廟門上，貼了一張關防詐偽的告示，念了兩遍，還記得些，我念與老弟你聽：

特授督理河南開歸陳許、驛、鹽、糧道，加二級隨帶一級、紀錄八次、又紀大功一次譚，為關防詐偽事。本道籍隸丹徒，世列黃榜，疊受國恩。備員浙省，因軍功升授湖廣荊州府。陛見請訓，蒙特簡以河南觀察重任。在本道凜裳影而自矢，誓冰淵以為言。總之慈祥居心，狷介勵操，萬不敢少有隕越，以上負朝廷委任之思，下違祖宗教誨之澤。此本道暗室屋漏中可對天日，可質鬼神者也。但江南之與中州，雖分兩省，實屬接壤。

恐有不法之徒，指稱本遭姻親族眾名目，改習土語，變換儒衣，或潛居寺觀，喬寓逆旅。視爾河南為誠樸之區，稚魯之民，不難展拓伎倆，或言訟獄可以上下其手，或言錢糧可以挪移其間，徇情盡可關說，遇賄即可通同。殊不知本道族清威貴，或仕宦遠方而久疏音問，或課誦家塾而不出戶庭，從無此蓬轉宇內，萍棲署中之惡習也。為此出示遍諭僧寮道舍，以及店房客寓、茶坊酒肆等區，各自詳審言貌舉止，細默行裝僕從，少有可疑，即便扭轆喊稟，以憑究治。倘敢任意收留，甚至朋謀誑騙，或經本道訪聞，或被旁人首發，本道務必嚴刑重懲。除將本犯斃之杖下，至於牽連旁及者，亦必披根搜株，盡法懲治。本道言出如箭，執法如山，三尺法不能為不肖者宥也。云云。

賢弟呀，我影影記得府上有原籍丹徒的話兒，或者此公就是賢弟本族？」紹聞道：「據大哥所述，有八九分是不錯的。但我前日在盛宅看過爵秩本，丹徒家兄是湖廣荊州府太守，我如今再查個按季爵秩本頭，便見的確。」正心道：「賢弟差矣。咱們一個士夫之家，忽爾來一個親族做本處大員，不知者則以為甚榮，知者則以為可怕。我們清白門第，斷不至於設招權倚勢之心，那無知小人，便看得咱家是附羶逐腥之地。這是有關係於身家性命的事。此若果係本族令兄，賢弟呀，省會之地，杜門衙垣還怕躲不清的。」紹聞道：「這我該怎麼處呢中？」正心道：「足不入街心，影不出巷口，閉戶教子，自愛也，愛子也，並愛及令兄大人矣。可惜賢弟不是個官，若是官，那有個迴避之例了。」

二人話已說完，相送出門，正心回首道：「我們前半截述前輩的妙謔，那是我該死的話，只付之『白雲向空盡』。我們後半截說的丹徒的話，句句銘心，切記，切記。」一拱而去。單說河南開歸道，卻是那個？果然是江南鎮江府丹徒譚氏宜賓派後裔譚紹衣。

這譚公上任以來，謁文廟，見撫台，拜藩、臬，接見合城的屬員，一連忙了十日，方粗有定局。心裡想族叔譚孝移此時約去八十不遠，康健羸弱，不知何如。一日叫梅克仁到書房說話一一原來梅克仁是譚府上家生子，其人細密妥當，極能辦事，譚道台倚為心腹一一說道：「當年我差你與這裡老太爺下書，想老太爺如今也老了。你是該記得的，舊日曾寄過書，老太爺也不曾有個回信。趁你站門上未久，人還不認得你，你改裝出署，到老太爺那邊先請請安。你諸事妙相，我討回話。」

梅克仁領了主命，果然敝袍舊帽，皮帶泥鞋，徑上大街。

只見街上添了許多樓房，增了許多鋪面，比舊日繁華較盛。依稀還認得譚宅舊居。到了舊日所走門樓，見門上懸著「品卓行方」金字匾額，旁署譚某名諱，心內說：「這是我們老太爺名子。如何不是倒座向內的對廳，卻成了大京貨舖子？」

梅克仁上的舖子台級，說買一條手巾。一個小伙計拿過來，明了價錢，梅克仁與了三十文制錢買了，隨口問道：「這是誰家房子？」幾個伙計，並無一人答應。梅克仁又道：「取一匹藍綢子看看。」又一個年紀大的，架上取過一匹綢來。梅克仁一看就中，說道：「明明價錢。」那人道：「請出包兒看看銀水，或是足紋，或是元絲，好說價。」梅克仁在懷內掏出一個銀幅來，展開七八個錠件，俱是冰紋，那人說：「銀子好。」小伙計捧過一杯茶來，讓坐，梅克仁方才坐下講價。這一個嫌多，那一個不讓，說話中間，插一句問道：「這是誰家市房？」

那人道：「是敝號哩典到譚老爺房子。」梅克仁心裡驚道：「不好，老太爺辭世了。」即照他說的價錢稱了銀子，梅克仁包了銀幅，連綢子塞到懷裡就走。那人道：「再吃杯茶。」梅克仁搖首，一拱而去。

拐彎抹角，記的土地廟兒，照走過的小巷口，徑上碧草軒來。及到門口，一發改換了門戶，一個小木牌坊上，寫了四個大字「西蓬壺館」，下贅「包辦酒席」四個小字。坊柱上貼了一個紅條子，寫的本館某月某日雅座開張。梅克仁瞧料了七八分，徑入其內。只見又添了幾座新房子，又隔了一個院子，殺雞宰鴨，擇蔥剝筍，剝肉烙餅，搾酒蒸飯，亂嚷嚷的。休說是藥欄花畦沒了蹤

跡，就是幾棵老梅，數竿修竹，也都向無何有之鄉搬家去了。只剩下一株彎腰老松，還在那葦雨腥風中，響他那謾謾之韻。

梅克仁揀了一個座頭坐下。向軒上一看，一桌像是書吏衙役們請客，一桌子四五個秀才腔樣，也還有一桌子長隨打扮。

這桌子微醺，那桌子半酣，杯盤狼藉，言語喧嘩，梅克仁好生不快活。只見走堂過來拭了桌子，問道：「爺是吃飯吃酒？」梅克仁尚未回答，只聽他唇翻舌攪說道：「蒸肉炒肉，燒雞撕鴨，鮎魚鯉魚，腐乾豆芽，粉湯雞湯，蒜菜筍菜，紹興木瓜老酒，山西潞酒……」一氣兒說了幾百個字，又滑又溜，卻像個累累一串珠。這梅克仁那裡聽得，說：「你且去。」果然又走了幾張桌子，回來道：「爺吩咐。」梅克仁心中有事，隨口道：「一碗鯉魚，一盤炒肉，兩碗乾飯，一盞紹酒。」梅克仁坐的桌子與收賬桌子不遠，看那收賬的是個老者，問道：「這舊年是譚宅房子，我曾走過。如今是合伙計開張，是賃與人開張一年吃租的。」那老者道：「這原是譚宅老鄉紳書房，老鄉紳下世——」住了口，收起賬來，錢入櫃響後，又道：「老鄉紳下世，相公年幼，沒主意，被人引誘壞了，家業零落。這是我們掌櫃哩一千多銀子買的。」梅克仁道：「如今他這相公卻怎麼樣。」老者收賬，收完又續說道：「如今這相公卻也改志。現今縣考，取了案首。引了兒子，在這西邊一個小書房唸書。十四歲小兒子，也取了頭幾名。」

梅克仁聽在心裡。吃完酒飯，開了錢，謝教而出，就上西書房來。聽的書聲，不用認門。」屈戌兒卻是在外邊鎖著，門上有「閒人免進」條子砸耳一聽，只聽內邊有一個大聲朗誦，有一個胸腔嫩喉的，也讀得清亮。梅克仁暗道：「這卻像我南邊風規。但有這就罷。」不敢露出行藏，徑依舊照著先走的街道，回衙復命。正是：

富貴休誇駟馬車，撒傲去驕返寒廬；

回頭何處尋津岸，架上塵封幾卷書。